

一流本科教育的概念特征、历史源流和实践反思

——基于知网文献的研究综述

周君佐, 咸春龙

(广东财经大学教务处, 广东广州, 510320;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广东广州, 510642)

[摘要] 近年来, 一流本科教育受到高等教育理论界的高度关注, 整体把握一流本科教育的研究现状, 有利于为后续研究提供线索和启发。基于中国知网 CNKI 数据库的相关文献, 按照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的思路, 从概念内涵、基本特征、历史源流、实践探索、政策反思等方面, 对一流本科教育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发现: 关于一流本科教育的现有研究内容丰富、研究视角多元、研究方法多样, 但也存在对一流本科教育的概念内涵及标准认识模糊、使命和愿景关注不够、政策反思不足、理论研究对实践解释力和指导性不强等问题。未来研究可围绕“如何认识”和“如何建设”两条主线, 对一流本科教育的概念内涵、愿景使命等核心认识问题以及建设模式、建设路径等重点建设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宏观层面重点关注一流本科教育建设的内在逻辑和驱动机制的研究, 微观层面重点关注课程、课堂教学等建设要素的优化提升, 以实现理论研究和实践对策之间的有效回应、“政策驱动”和“高校主导”之间的有效耦合、“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之间的有效衔接。

[关键词] 一流本科教育; 概念特征; 历史源流; 实践探索; 政策反思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21)04-0037-11

教育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吹响了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的号角, 关于一流本科教育的话题迅速升温, 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学术界也掀起了一流本科教育的研究热潮。学者们围绕一流本科教育这一主题做了大量的理论探讨, 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见解, 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对一流本科教育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指引。那么, 目前关于一流本科教育的学术研究取得了哪些进展? 研究的局限有哪些表现?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不仅有助于把握一流本科教育研究的整体概况, 也有助于厘清与一流本科教育有关的重要理论问题, 为一流本科教育

的实践探索提供更多理论指引。鉴于此, 本文以“中国知网 CNKI”上检索出的主要核心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 按照是什么(what)、为什么(why)和怎么办(how)的思路, 尝试从概念内涵、基本特征、历史源流、实践探索、政策反思等方面, 对一流本科教育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 总结现有研究的进展, 反思现有研究的不足, 以期后续研究提供启发。

一、一流本科教育的概念内涵与基本特征

(一) 一流本科教育的概念及内涵

在“中国知网”上检索“一流本科教育”这一主题词, 发现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学者葛忠华

[收稿日期] 2020-12-21; **[修回日期]** 2021-03-28

[基金项目] 广东省 2019 年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一流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2019—260); 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十三五”规划 2020 年度高等教育研究专项课题“新商科一流人才培养体系构建逻辑与策略: 跨域融合视角的研究”(20GYB47)

[作者简介] 周君佐, 湖南郴州人, 广东财经大学教务处实践与创业教育科科员, 主要研究方向: 创新创业教育管理, 联系邮箱: 1196882429@qq.com; 咸春龙, 江苏泰州人, 博士,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教育经济与管理、农业经济管理

于1996年发表的《加强本科教学工作 创立一流本科教育》一文中。然而该文并没有对其本质和内涵进行有效揭示,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实践层面的工作指向^[1]。直至2016年3月,林蕙青副部长才比较正式地用官方语言第一次提出了一流本科教育这一概念。作为政策性概念和政策性话语,她强调各高校要大力发展一流本科教育,将一流本科教育纳入“双一流”建设方案,并将其作为冲击“双一流”的建设路径和有效方法。2018年8月,教育部联合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制定发布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要率先确立建成一流本科教育目标,把一流本科教育建设作为‘双一流’建设的基础任务。”这是政府文件首次提及一流本科教育。然而,究竟什么是一流本科教育,其评价标准是什么,都没有明确说明。

概念与内涵认识不清不利于理论的推进,也容易导致实践层面的误区。对“一流本科教育”概念及内涵的探讨是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的逻辑起点,如何理解和定义一流本科教育对于建设一流本科教育至关重要。随着一流本科教育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尝试对一流本科教育的概念及内涵进行理论阐释。价值论者认为,一流本科教育是本科教育制度中每一个具体的师生发自内心的教育信念、学习热情与学习实践,其核心价值尺度是“求真育人”。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期待、高等教育的治理与发展路径和本科教育机构的内在需求与发展基础,一流本科教育是所有本科教育机构的内在需求、发展基础和愿景追求^[2]。过程论者认为,一流本科教育的核心内涵在于高水平的教学,通过探究式学习,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是其核心品质^[3]。目标论者认为,一流本科教育实质上是一流的人才培养^[4-5]。但是,对于一流人才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能力结构和素质特征却有不同的理解。

总体而言,目前学术界对于一流本科教育的本质与内涵缺少共识,也未形成一致的概念解释框架,更多的是将其作为一种实践层面上的工作

目标、工作指向,或将其作为一个政策性概念和政策性话语,对其内涵缺乏深入的学理分析。正如学者周光礼所言,一流本科教育在当前主要以日常语言存在,作为日常语言,每个人都可以对其陈述一番^[4]。柳友荣认为,一流本科教育产生于本科办学实践探索中,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缺少理论的提纯和逻辑的甄别,更多的是被作为一类高等院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准提出来的,即使是在国际视野里的某些研究文献,也只是把它意会成国际知名研究型大学的成功本科教育理念^[6]。张应强也认为,一流本科教育是一个在学术上有争议的话题,目前还无法从学术上做出准确界定。作为政策话语的一流本科教育与“世界一流大学”一样,“一流”都是一种政策性号召语言,一种奋斗目标,一种“意会标准”,一种“默会知识”,其核心是“高水平”“高质量”^[7]。尽管对于“一流本科教育”概念目前学术界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是作为一个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并列的概念,无论从学理上还是实践中尚可以理解和接受^[8]。对于“一流本科教育”不能等同于一流大学的本科教育,在当前语境下还是得到了多数学者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同。一流本科教育既不同于一流大学的本科教育,也绝非一流大学的专利^[6]。

(二) 一流本科教育的基本特征

特征是人或事物区别于其他人或事物的特殊的象征或标志,认准其基本特征是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的必然要求。尽管目前还无法从学术上对“一流本科教育”的概念与内涵做出准确界定,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认定标准,但是学术界对于一流本科教育的特征给予了较大关注,试图通过对其特征的认识,为一流本科教育的建设实践提供有益指引。

不少学者从人才培养过程、本科教育管理、公共政策等角度直接阐述对一流本科教育基本特征的认识和理解。例如,王洪才从教与学的角度认为,一流本科教育的基本特征表现在学生具有很强的学习主动性,教学过程具有研究性,学生的思维方式具有批判性,教师以问题为导向开

展教学^[3]。张大良从公共政策角度提出了评定高校是否办出一流本科教育的5个观察点,即“是否具有一流的师资队伍,是否有政策制度保障一流的师资配备到本科教育,是否把一流学科优势和一流科研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一流科研成果是否及时转化为教学内容,是否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创新创业人才”^[9]。林健基于本科教育管理学的角度从本科教学在高等学校的地位、办学资源和条件、人才培养过程、人才培养质量等四个方面论述了一流本科教育的基本特征^[10]。李硕豪从人才培养目标的角度认为,一流的本科教育具有尊重学生个体差异、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注重培养学生发展力和创造力等四个特征^[11]。卢晓东从人才培养过程的角度认为,一流本科教育的独特特征是培养创造性人才,从培养过程上表现为小班研讨、导师制、本科生科研、非标准化考试、通识教育、本科生院等^[12]。王坤则认为,一流本科教育的特征表现为科学恰当地定位人才培养目标、以课程设置与实施为核心、始终关注师生教与学的改进、形成基于课程发展与教学改善的质量文化等^[2]。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对国内外一流大学本科教育的实践考察,总结提炼一流本科教育的基本特征。别敦荣在考察欧美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与趋势,认为一流本科教育具有精英性、基础性、综合性和创新性四个基本特点^[13]。周光礼基于C9高校“双一流”建设方案的文本分析指出,中国语境下的一流本科教育具有精英性、批判性、基础性和学术性四个基本特征,具体表现为高素质生源、一流教师队伍、小班研讨课、研究性教学、本科生科研、住宿学院(书院)和国际化培养人才等特点^[4]。王强等通过分析国内外知名研究型大学的教育改革实践,将一流本科教育特征总结为高质量的生源、精英教育的人才培养理念、高水平教学队伍、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研究性的教学模式和严格的淘汰制度^[14]。余秀兰基于对中国一流大学资料的分析,将一流大学一流本科教育的核心要素归纳为一流的生源、一流的培养过

程、一流的毕业生^[15]。

基于不同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学者们对一流本科教育特征的认识呈现出一定的差异,这些对一流本科教育内涵的深入揭示为教育实践提供了有益思路。从学者们对一流本科教育特征的论述来看,既有学者关注人才培养目标,也有学者关注人才培养过程,还有学者关注人才培养结果等,但大都是基于国内外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演绎而来,这就导致对其特征的认识在很多方面与一流大学的本科教育有似曾相识之感。例如,强调一流师资、高水平教学、高质量人才培养等。总体而言,目前学术界对一流本科教育的特征关注有余而共识不足,认识视角多样但解释力有待提高。

二、一流本科教育的历史源流

从1996年学者葛忠华首次在文献中提及一流本科教育,到2016年林蕙青副部长比较正式地用官方语言提出一流本科教育这一概念,再到各高校掀起的一流本科教育建设热潮,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意识的觉醒。从中国知网CNKI关于一流本科教育的文献发文量也可以看出,近几年关于一流本科教育的相关研究呈现井喷式增长。作为一场自上而下推动的本科教育改革,一流本科教育的提出和实施具有其历史必然性。问题流、政治流和政策流“三大源流的交互耦合”促成了“一流本科教育”的提出。

本科教育质量危机凸显是一流本科教育提出的问题源流。一流本科教育的话语涌现与高涨源自人们关于高等教育合法性的危机意识走上前台^[16]。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而高校的师资、教学资源等并没有相应改进,导致本科人才培养质量下降^[17]。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关注重点建设、过于关注科研产出,大学和高等教育重心转移到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则不断被边缘化。在一流研究型大学,教育是研究的附庸,教师是学者的附庸。同时,与国外一流高校相比,我国高校对本科教育重视不够、资源投入等方面存在不足^[17]。正如学者周光礼所言:“我们之所

以提一流本科教育，是因为我们的大学教育出了大问题。”^[4]建设一流本科教育，既是适应新形势更好地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解决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一系列突出问题的现实需要。

教育行政部门和各高校对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视，以及专家学者持续不断的建言献策，是一流本科教育提出的政策源流。随着各高校“双一流”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为防止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弱化和忽视本科教育，一流本科教育作为一种政策话语出现在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领域^[7]。专家学者和高校领导也不断呼吁，“本科教育是大学的根，重视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成熟的标志”^[18]，“一流本科是一流大学的底色，没有本科教学水平的提升，就很难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19]，“双一流”建设不能缺失本科教育，“一流本科教育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基础，是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重要支撑”^[20]。专家学者们持续不懈的研究和建言献策为一流本科教育的提出和实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党和政府谋划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和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本科教育的期盼是一流本科教育提出的政治源流。一流本科教育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10]，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优秀人才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从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发表的“5·2”重要讲话，到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再到全国教育大会，以及陆续颁布的一系列文件，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已经上升到了党和国家意志层面^[21]。同时，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也是人民群众强烈的呼声。本科阶段是人才培养和发展的关键阶段，建设一流的本科教育对于人才的终身成长至关重要。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更是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本科教育质量的集体反思，要求重视本科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17]。这都为一流本科教育的提出和实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三、一流本科教育的实践探索与政策反思

(一) 一流本科教育的实践探索

围绕如何建设一流本科教育这一主题，现有研究主要从一流本科教育建设要素的优化提升、建设路径构建和国外经验借鉴三个方面探索如何建设一流本科教育。

一是优化提升建设要素。相比于世界一流大学的本科教育，我国高校的差距究竟何在，问题出在哪里，关键着力点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针对当前我国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学者们围绕人才培养目标、教学文化、课程和课堂教学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等做了大量理论探讨。首先，我国大学存在缺乏对育人使命的守持理性、培养模式单一落后、创新文化氛围淡薄等问题^[22]。其次，我国高校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存在过于高远空泛、“功利化”思想盛行、培养过程“两张皮”、“同质化”严重等问题^[23]。最后，通识教育存在目的不清、制度混乱、教不得法等问题，直接造成本科教育质量下降^[17]。另外，作为人才培养的微观层面，当前一流大学本科课程改革存在改革不彻底、通识核心课程学分受限、课程纵向梯度较小等弊端^[24]。教学文化上则表现为教师主导而不是以学生为中心，造成学生学习精力投入不足^[25]。对此，有学者甚至认为，“课堂”是我们与国外一流本科教育最大的差距所在^[6]。此外，不少学者从教学理念更新、教学管理变革、教学模式转变等方面提出了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的关键着力点。例如，刘柏岩认为，“科教融合”是现代大学的基本形态，没有科教融合，一流本科教育就无从谈起^[26]。白逸仙认为，建设一流本科重在产教融合、通专融合、学科融合、科教融合等四个融合^[5]。卢晓东认为，本科生院是一流本科教育组织模式变革的重要方向^[27]。姚弋霞认为，一流师资是一流本科教育的基石^[28]。刘海燕认为，小班研讨课是一流本科教育的核心要素^[29]。

二是构建建设路径。一流本科教育没有特定的标准与建设路径，这是学界的共识。但是对于一流本科教育的建设路径，不同的学者在目标、

策略、保障等方面有不同的侧重。乐传永从人才培养过程视角提出了定位、过程、结果三维建设路径,即根据办学定位明确人才培养类型、根据人才培养类型组织资源实施、对建设水平进行评估比较^[30]。王洪才从课堂教学改革的角度提出,一流本科教育建设的根本路径在于教学共同体的构建,师生成为学习的共同体和成长的共同体,而突破点则是教师考核政策和评价机制的改革^[3]。王坤从制度保障的视角指出,一流本科教育建设涉及课程与教学、组织治理、学习质量保障三个相互关联的制度实体与制度实施过程。学校管理者优先发展教学、学习组织释放学习活力以及教师增强教育教学热忱,是建设一流本科教育三条密不可分的路径^[2]。钟秉林等从“双一流”建设的角度认为,可以从更新教育思想观念、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加强人力和物质资源建设、建立科学的教学治理结构和管理运行机制、营造校园文化和育人氛围等方面探索建设一流本科教育^[20]。张应强从政策执行的角度认为,建设一流本科需要解决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目标重新调整、课程和教学体系建设、创新创业教育深化改革三方面的问题^[7]。还有学者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提出,可以通过明晰“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人才培养理念、建设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构建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推进课堂教学变革等措施建设一流本科教育^[31]。

三是借鉴国外经验。“一流本科教育”是一个中国语境下的概念,国外并无相应概念,即使是在国际视野里的某些研究文献,也只是把它意会成国际知名研究型大学的成功本科教育理念^[6]。但是,国外一流大学对本科教育改革的探索从未停止,其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和建设经验为我国建设一流本科教育拓宽了思路,在教育理念、实践经验、教学管理等方面提供了对照和有益借鉴。国内学者主要从微观视角研究案例,并从中归纳总结国外一流大学本科教育的建设共性或个性特征,再结合中国实际提出相应的建设思路。在本科教学管理方面,李政云基于对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案例的分析认为,一流本科教育建

设要想真正落地,院校层面的战略规划极为重要^[32]。贾莉莉介绍了卡耐基·梅隆大学本科教学内部质量保障机制的主要特点,并认为我国高校可以通过培育一流的本科教学文化、注重学习结果评价、优化教学支持系统等措施,开展一流本科教学的探索与实践^[33]。李慧通过探究悉尼大学本科本科生能力培养的实践经验认为,我国高校可借鉴其在本本科生能力培养方面的举措,例如确定毕业生能力的培养目标、重视对学生多元技能的培养、全方位协同培养毕业生能力等^[34]。在本科教学理念方面,魏银霞基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分析认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本科教育的成功之处在于前瞻性地提出了培养全方位的人才、追求教育卓越、少教多学和国际化等四大教育理念,并基于该理念实践了一套先进的教学体制^[35]。尚红娟介绍了美国一流本科教育在教学理念方面的经验,即强调学习结果、满足学习权利、丰富学习体验、鼓励学习创新、促进学习成功等^[36]。汪育文通过分析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本科生科研方面的显著成效认为,中国高校在建设一流本科的过程中,可以把本科生科研作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37]。在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方面,董泽芳分析了常春藤大学一流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特点,即强调异质多元的生源结构类型,激发问题意识的新生研讨形式,促进成长发展的学术顾问体系,注重思维培养的写作训练模式,基于研究项目的科研育人理念,保障学术规范的荣誉准则制度,突出“三全”教育的住宿学院模式,加强国际视野的海外实践训练^[38]。王东芳基于对美国文理学院案例的分析认为,导师制在美国文理学院高质量本科教育以及博雅教育理念的落地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期,我国少数高校可考虑引入导师制并配套相关措施^[39]。

(二) 一流本科教育的政策反思

与国外高等教育改革主要由各高校主导不同,我国高等教育各领域改革的实施需借助政策推动才拥有合法性。教育的运行、改革和发展主要靠政府的政策驱动、控制和调节^[40],一流本科

教育的建设也不例外。随着一流本科教育建设的兴起,教育部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等相继制定和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宣言、计划,各高校也纷纷出台了相应的建设方案与行动计划等。从政策文本到行动落实,这场轰轰烈烈的高等教育改革将遇到什么样的阻碍、遵循什么样的改革逻辑、将取得什么样的改革成效等,这些关键问题都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相对一流本科教育的顶层设计和具体驱动政策而言,作为一流本科教育建设的具体行动,王建华认为,“双万计划”是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核心工程,对于促进高校聚力本科人才培养,提高人才培养能力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但是也存在建设周期短、建设规模大,以及对什么是“一流本科教育”和“一流本科专业”缺乏必要的共识和明确的判断标准等问题^[8]。就“双万计划”政策执行而言,马廷奇认为,“双万计划”从政策文本到政策落实,政策执行的非统一性和分散性、项目制的功利主义导向、不同场域政策目标的非一致性等原因,可能导致一流本科建设整体目标的裂解,因此,要使高校真正成为“双万计划”的执行主体,须切实整合专业教育资源^[21]。李海龙认为,一流本科教育的建设主要通过“双万计划”等各级各类项目制来驱动,作为一种国家治理工具和治理体制,“项目制”不仅可以强化上层对下级的组织监督,而且能够集中资源快速解决问题,起到良好的宣传效果。然而,项目制在取得控制科层系统、动员学术活动的效果的同时,也可能导致资源分配不均,且时间越久差距越难以弥合。重新改变认知和构建政策情境激发个体的积极性,释放组织和个体在本科教育中的专业精神,并利用更广泛的社会资源,改革的效果才能真正落到实处^[40-41]。

政策目标和实际政策执行结果之间的巨大“鸿沟”始终是科学界关注的焦点。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效能只占10%,而其余90%取决于有效的政策执行^[42]。由于高等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利益博弈、高校与政府之间存在的委托代理关系和政策工具选择等原因,“上

有政策,下有对策”“选择性执行”“变通执行”等情况在高等教育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屡见不鲜。事实上,项目制只是驱动高等教育改革的一种机制,“示范”“运动”等改革驱动机制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各种教学名师和教学成果奖的评选,到各级教育大会的召开等,无不反映着“示范”“运动”“树典型”等政策驱动机制的身影。与一般政策执行不同,教育政策既遵循和其他一般公共政策相似的运行逻辑,也具有其独特的场域情境和特征。总体而言,对一流本科教育改革逻辑和驱动机制的相关研究还比较少,一流本科教育的改革逻辑和驱动机制需要更多、更贴近事实的理论解释。

四、研究总结与展望

本文基于中国知网 CNKI 期刊库主要核心期刊文献,从一流本科教育是什么、为什么要建设一流本科教育及如何建设一流本科教育三个维度,对有关一流本科教育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一流本科教育吸引了学者们的广泛兴趣,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研究内容丰富,研究视角多元,研究方法多样。首先,是研究内容丰富。学者们围绕一流本科教育的内涵、基本特征、历史源流、建设要素优化、建设路径构建、国外经验借鉴等研究主题作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既多角度探究了一流本科的基本特征,又从多源流理论的视角分析了一流本科教育提出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对一流本科教育建设规律也做了诸多探索。这都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一流本科教育的认识,为后续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基础。其次,是研究视角多元。现有研究既有从宏观视角对一流本科教育顶层设计的理论阐释(如对一流本科教育建设原则、建设重点和保障措施等主要理论问题的阐述),也有从微观视角对建设要素优化提升的实践创新;既有时间上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对一流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深入考察,也有空间上国内外一流本科人才培养实践的对比,体现了一流本科教育研究视野的系统深入和多元拓展。最后,是研究方法多样,

但是以描述型、概念型和规范型为主, 文献型和实证型文章较少。现有研究既有专家学者对一流本科内涵、特征分析的概念型文章, 也有对一流本科教育建设实践的相关政策反思, 但是多以案例分析、表明立场等研究为主, 例如诸多学者通过对国外高校的案例分析提炼出相关经验和特色做法等。

第二, 现有研究存在对一流本科教育的概念、内涵及标准认识模糊、使命和愿景关注不够、政策反思不足、理论研究对实践的解释力和指导性不强等问题。一是对一流本科教育的概念与内涵认识模糊, 目前仅有相关政策文本有简要的论述。概念及内涵的不确定性不仅直接衍生思想统一性的缺失和学术交流的障碍, 进而影响实践活动层面的理论理性^[6], 而且影响到一流本科教育建设标准的制定, 标准不清又容易导致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性和解释力不强。所以, 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其基本概念的具体含义和本质, 否则一流本科教育建设容易出现方向模糊、路径混乱、对策无效等问题。后续需对这一根本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进一步厘清其内涵和外延, 为后续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提供一致的思想认识和理论基础。二是对一流本科教育的使命和愿景回应不充分。向前看, 一流本科教育的提出和实施有其历史源流和现实背景。向后看, 一流本科教育指向何处, 承担着怎样的历史使命和愿景。只有从宏观层面深入分析一流本科教育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充分认识的基础上, 才能准确把握一流本科教育建设的目标或标准。三是对一流本科教育相关政策执行和评价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一流本科教育作为政策话语被提出来, 具有浓厚的政策基因, 一流本科教育的建设也离不开政策的推动。尽管有学者对“项目制”驱动本科教育改革存在的政策依赖、改革目标扭曲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但是一流本科教育的建设是长期且持续的过程, 面临复杂和多样的政策环境, 容易出现政策目标裂解、政策执行的扭曲与式微等问题的可能, 因此对一流本科教育相关

政策的研究将伴随着实践的进程。总体而言, 对一流本科教育政策目标优化、政策执行有效策略性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一流本科教育的改革逻辑和驱动机制等也还需要更多的理论解释。四是理论研究对实践的解释力和指导性有待加强。一流本科教育的实践探索既有宏观政策层面政府部门的顶层设计, 也有中观层面各高校的改革探索, 还有微观层面各建设要素的优化提升, 如何实现从上至下目标、价值、理念的传递和认同, 激发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 以及如何从下至上通过各建设要素的影响和作用实现各层级绩效的创造和放大, 逐步揭示人才培养过程“黑箱”问题等都值得深入研究。五是国外经验借鉴视野存在局限。现有研究大都停留在对西方发达国家或几所顶尖一流大学本科教育教学经验的梳理和总结, 且大都围绕某一单独建设要素或某一特色做法, 未能深入分析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及其深层核心影响因素, 导致经验的可借鉴性不强。

第三, 未来研究可以围绕一流本科教育基本理论(如何认识)和实践探索(如何建设)两条主线, “政策驱动”和“高校主导”两个机制, 政府、高校、教师三个参与主体, 对一流本科教育的概念内涵、愿景使命等核心理论问题以及建设路径构建、建设要素优化等主要实践问题进行深入探索。首先, 要重点关注一流本科教育建设的内生逻辑和驱动机制的研究, 发挥理论对实践的解释和指导作用, 以实现理论研究和实践对策之间有效回应。要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厘清、明确一流本科教育的建设目标、建设标准, 为一流本科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指引和理论解释。其次, 要通过进一步揭示一流本科教育建设的内生逻辑, 在“政策驱动”和“高校主导”之间实现有效耦合。政府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 通过政策文本传导至中观层面的高校建设实践, 影响到微观层面广大师生的共同参与。如何通过对现有政策的反思和后续政策的优化创新, 激发中观层面各高校活力, 实现微观层面人才培养模式转变、人才培养理念创新等建设要素优化提升, 揭示一流本科教育建设的内生

逻辑,都有待进一步深入。最后,要通过深入分析国外一流大学本科教育改革实践和深层核心影响因素背后的深层逻辑,总结凝练国外一流本科教育建设模式,为我国一流本科教育建设提供更多的经验借鉴,在“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之间实现有效衔接。

参考文献:

- [1] 葛忠华. 加强本科教学工作 创立一流本科教育[J]. 高教与经济, 1996(4): 6-10.
GE Zhonghua. Strengthening undergraduate teaching and establishing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J]. Higher Education and Economics, 1996(4): 6-10
- [2] 王坤. “一流本科教育”的学习制度逻辑及其建设路径[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6): 81-89.
WANG Ku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logic and construction path of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9(6): 81-89.
- [3] 王洪才. 一流本科教育的内涵、特征与建设[J]. 中国高教研究, 2019(1): 11-15.
WANG Hongcai.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 building[J]. China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19(1): 11-15.
- [4] 周光礼. 一流本科教育的中国逻辑——基于 C9 高校“双一流”建设方案的文本分析[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19, 18(2): 15-22.
ZHOU Guangli. China's logic of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Based on a text analysis of “Double-class” construction plan in C9 Universities[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2019, 18(2): 15-22.
- [5] 白逸仙. 建设一流本科重在四个融合[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19, 18(2): 23-26.
BAI Yixian. Drawing the bow but without shooting and “shooting but without shooting”: A probe into the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of “teaching but without teaching” in Confucianism and Taoism[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2019, 18(2): 23-26.
- [6] 柳友荣. “一流本科教育”辨正[J]. 中国高教研究, 2016(7): 21-24.
LIU Yourong. The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correction[J]. China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16(7): 21-24.
- [7] 张应强. 从政策到行动: 建设一流本科教育需要面对的关键性问题[J]. 江苏高教, 2019(9): 1-7.
ZHANG Yingqiang. From policy to action: The key issu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J]. Jiangsu Higher Education, 2019(9): 1-7.
- [8] 王建华. 关于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的思考——兼评“双万计划”[J]. 重庆高教研究, 2019, 7(4): 122-128.
WANG Jianhua. Thou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op undergraduate major: Comments on “Double Ten-Thousand Plan”[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19, 7(4): 122-128.
- [9] 张大良. 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教育[J]. 中国高教研究, 2016(6): 1-4.
ZHANG Daliang. Building the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world standards[J]. China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16(6): 1-4.
- [10] 林健. 一流本科教育: 认识问题、基本特征和建设路径[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9, 40(1): 22-30.
LIN Jian.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cognition problems, essential features and construction path[J]. Tsinghua Journal of Education, 2019, 40(1): 22-30.
- [11] 李硕豪. 论一流本科教育的基本特征[J]. 中国高教研究, 2018(7): 12-16.
LI Shuohao.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J]. China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18(7): 12-16.
- [12] 张诗亚, 卢晓东, 周坚中, 等. 一流本科教育的根本、经验与建设路径(笔谈)[J]. 重庆高教研究, 2019, 7(4): 83-97.
ZHANG Shiya, LU Xiaodong, ZHOU Jianzhong, et al. The essence, experience and construction route of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pen talk)[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19, 7(4): 83-97.
- [13] 别敦荣. 一流本科教育的特征与实践走势[J]. 山东高

- 等教育, 2017, 5(1): 6-14.
- BIE Dunrong. On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J].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 2017, 5(1): 6-14.
- [14] 王强, 周刚, 朱启超, 等. 一流大学本科教育的基本特征[J]. 现代教育科学, 2009(9): 46-51.
- WANG Qiang, ZHOU Gang, ZHU Qichao, et al.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J]. Modern Education Science, 2009(9): 46-51.
- [15] 余秀兰, 宗晓华. 一流大学的一流本科教育: 特征与评价[J]. 江苏高教, 2019(2): 4-11.
- YU Xiulan, ZONG Xiaohua. The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of first-class university: Characteristics and evaluation[J]. Jiangsu Higher Education, 2019(2): 4-11.
- [16] 约翰·S. 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 郑继伟, 张维平, 等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 BRUBECK J. 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M]. Trans. WANG Chengxu, ZHENG Jiwei, ZHANG Weiping, et al. 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1.
- [17] 叶赋桂. 一流本科教育: 幻影与真相[J].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41(2): 58-60.
- YE Fugui.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Delusion and truth[J]. Journal of Jis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0, 41(2): 58-60.
- [18] 郭大光. 重视本科教育: 一流大学成熟的标志[J]. 中国高教研究, 2016(6): 5-10.
- WU Daguang. Commitment to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 mature sign of first-class university[J]. China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16(6): 5-10.
- [19] 邱勇. 一流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的底色[N]. 光明日报, 2016-06-21(013).
- QIU Yong.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first-class university[N]. Guangming Daily, 2016-06-21(013).
- [20] 钟秉林, 方芳. 一流本科教育是“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内涵[J]. 中国大学教学, 2016(4): 4-8, 16.
- ZHONG Binlin, FANG Fang.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connotation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J]. China University Teaching, 2016(4): 4-8, 16.
- [21] 马廷奇. “双万计划”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J]. 江苏高教, 2019(9): 15-20.
- MA Tingqi. “Double Ten-thousand Plan” and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J]. Jiangsu Higher Education, 2019(9): 15-20.
- [22] 眭依凡. 一流本科教育改革的重点与方向选择——基于人才培养的视角[J]. 现代教育管理, 2019(6): 1-10.
- SUI Yifan. The emphasis and orientation for the reform of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J]. Modern Education Management, 2019(6): 1-10.
- [23] 张应强, 王平祥.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思考[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22(6): 148-154.
- ZHANG Yingqiang, WANG Pingxiang. Reflections on talent cultivation objectives for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china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First-class” initiative[J].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9, 22(6): 148-154.
- [24] 谢鑫, 张红霞. 一流大学本科教育的课程体系建设: 优先属性与基本架构[J]. 江苏高教, 2019(7): 32-39.
- XIE Xin, ZHANG Hongxia. Construction of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system in first-class university: Priority attribute and basic framework[J]. Jiangsu Higher Education, 2019(7): 32-39.
- [25] 柳友荣. 本科生如何才能忙起来——对现行教学文化的反思[J]. 重庆高教研究, 2020, 8(5): 119-128.
- LIU Yourong. Ways to keep undergraduates “on Task”: Reflection on the current teaching culture[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20, 8(5): 119-128.
- [26] 刘柏岩, 任增元, 孙莉. 重构科教融合下的一流本科教育[J]. 中国高校科技, 2019(8): 50-53.
- LIU Boyan, REN Zengyuan, SUN Li. Re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under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J]. Chinese University Science & Technology, 2019(8): 50-53.
- [27] 卢晓东. 本科生院是一流本科教育组织模式变革的重要方向[J]. 中国大学教学, 2017(4): 10-16.
- LU Xiaodong. Undergraduate school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of the reform of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organization mode[J]. China University

- Teaching, 2017(4): 10-16.
- [28] 姚弋霞, 张文舜, 何久钿. “双一流”战略视域下一流本科师资队伍建设的思考[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51(2): 127-133.
- YAO Gexia, ZHANG Wenshun, HE Jiudian.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for the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uble-first Class”[J].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8, 51(2): 127-133.
- [29] 刘海燕. 小班研讨课: 一流本科教育的核心要素[J]. 江苏高教, 2018(7): 60-65.
- LIU Haiyan. Microteaching: The core element of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J]. Jiangsu Higher Education, 2018(7): 60-65.
- [30] 乐传永, 许日华. 地方高校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的缘由、方向与进路[J]. 中国高教研究, 2020(2): 56-62.
- YUE Chuanyong. The reason, direction and approach of constructing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J]. China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20(2): 56-62.
- [31] 朱峥, 葛军. 一流本科教育: 国际经验与实践路径[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9(9): 62-65.
- ZHU Zheng, GE Jun.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realization path[J]. Heilongjiang Researches on Higher Education, 2019(9): 62-65.
- [32] 李政云. 一流本科教育建设的院校战略——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案例剖析[J]. 高等教育研究, 2019, 40(2): 103-109.
- LI Zhengyun. On the college strategies to build world-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ake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as an example[J].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19, 40(2): 103-109.
- [33] 贾莉莉. 一流本科教学内部质量保障的长效机制探析——以卡耐基·梅隆大学为例[J]. 现代教育管理, 2017(8): 77-82.
- JIA Lili. Analysis on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in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of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teaching[J]. Modern Education Management, 2017(8): 77-82.
- [34] 李慧. 重塑一流本科教育: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本科能力培养标准[J]. 高教探索, 2019(10): 29-35.
- LI Hui. Restructure of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standards for undergraduate competency developm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J]. Higher Education Exploration, 2019(10): 29-35.
- [35] 魏银霞, 王金辉. 一流本科教育: 南洋理工大学的理念与实践[J]. 高教探索, 2018(8): 67-72.
- WEI Yinxia, WANG Jinhui.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h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J]. Higher Education Exploration, 2018(8): 67-72.
- [36] 尚红娟. 美国一流本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趋势[J]. 现代大学教育, 2018(3): 37-48.
- SHANG Hongjuan. Building a teaching excellence recognition system in the university: A proposal[J]. Modern University Education, 2018(3): 37-48.
- [37] 汪育文. 深耕一流本科教育中的本科生科研: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启示[J]. 重庆高教研究, 2020, 8(3): 89-100.
- WANG Yuwen. Cultivating the undergraduate scientific research in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spiration fro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20, 8(3): 89-100.
- [38] 董泽芳, 邹泽沛. 常春藤大学一流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特点与启示[J]. 高等教育研究, 2019, 40(10): 103-109.
- DONG Zefang, ZOU zepei.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nlightenment of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talent training mode in Ivy League universities[J].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19, 40(10): 103-109.
- [39] 王东芳, 赵晓军. 一流本科教育的导师制——基于美国文理学院案例分析[J]. 比较教育研究, 2019, 41(9): 67-73.
- WANG Dongfang, ZHAO Xiaojun. The tutorial system of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Case analysis based on American Liberal Arts College[J].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2019, 41(9): 67-73.
- [40] 李海龙. 一流本科教育的形成——从政策驱动到认知重塑[J]. 江苏高教, 2020(8): 1-9.
- LI Hailong. Formation of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From policy-driven to cognitive reshaping[J]. Jiangsu Higher Education, 2020(8): 1-9.
- [41] 李海龙. “项目制”驱动本科教育改革的审思[J]. 苏

州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20(3): 55-64.

LI Hailong. Reflections on the reform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driven by project system[J]. Journ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Educational Science Edition, 2020(3): 55-64.

[42] 陈振明, 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CHEN Zhenming. An introduction of policy science: An analysis of public policy[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CRUP), 2003.

Conceptual characteristics, historical origin and practice exploration of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Literature analysis based on CNKI

ZHOU Junzuo, XIAN Chunlong

(Dean's Office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angzhou 510320, China;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has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from researchers, an overall grasp of the relevant research of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will help provide clues and inspiration for follow-up researches. Based on the database of CNKI and according to the clue of what, why and how, this research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the relevant research of the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from the aspects such as concept, characteristics, origin,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policy reflection and so on. It is found that the current relevant researches of the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re rich in content, varied in perspectives, and diversified in method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vagu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and standards of the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adequate attention of the mission and vision, insufficient attention of the policy reflection and deficient explanation and guidance of the research to the practice. Future research can focus on two main lines of “how to understand” and “how to build”, and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on core understanding issues such as the concept, vision and mission of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s well as major construction practical issues such as construction mode and construction path. It should also concentrate on the inner logic and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construction at the macro level, and focuses on the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construction elements at the micro level, such as curriculum and classroom teaching, so as to achieve efficient responses between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countermeasure, effective coupling between “policy-driven” and “university-led”, and the valid connec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domestic practice.

Key Words: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conceptual characteristics; historical origin; practice exploration; policy reflection

[编辑: 胡兴华]